



## 重新得力—實驗學校與台東中心的改變

再度協力を得る——実験学校と台東センターの変化

Renew Our Strength: The Changes of Aboriginal Experimental Education Schools and Taitung Region Branch of Indigenous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llaboration Center

文·圖 | Ciwciang.Sawawan 洪志彰 (台東縣台東市南王國民小學校長)

2014年11月19日實驗教育三法中的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通過實施後，部分公立原住民重點學校趁這波教育改革的浪潮，紛紛轉型成為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學校。

### 尋求改變

2016年8月1日台中市博屋瑪國民小學率先轉型，隔年高雄市巴桶花部落中小學、台東縣土坂vusam文化實驗小學及南王Puyuma花環實驗小學、屏東縣地磨兒民族實驗小學及長榮百合國民小學陸續成立。上述六所國小是全國最早推動民族教育的實驗學校，也掀起了其他縣市原住民族學校尋求改變的契機。直至108學年度止，從國小到高中共計有30多所原住民族實驗學校，且持續增加中。實驗教育三法原非為



作者向學生說明小米文化。

原住民族實驗學校而立法，直至2019年6月19日修正通過的《原住民族教育法》第20條，各級教育主管機關為發展原住民族教育，得指定所屬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或由學校提出申請，準用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之規定，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才賦予了公辦公營型態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的法源依據。

為因應並協助成立的原住民族實驗學校，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由大學在全國分區設置了五個原住民族課程發展協作中心，共同推動原住民族實驗課程發展，推廣原住民族教育。2018年1月成立「原住民族課程發展協作中心」台東中心（以下稱台東中心），除了協助土坂vusam實驗小學及南王Puyuma花環實驗小學



南王國小105年度卑南族文化課程教學紀錄成果展。

外，也負責同年成立的達魯瑪克民族實驗小學、蘭嶼完全中學以及高中職部分實驗班的關山工商原住民族實驗班觀光專業科。2019年蘭嶼椰油國小通過實驗教育籌備，今年8月1日將正式實施。

### 從不熟悉中找出路

筆者身為實驗學校的一員，2016年8月1日正式籌備之初，台東中心尚未成立，學校教師不熟悉卑南族文化，對於將民族文化轉化成課程及實施教學並無太多經驗，所幸當時有豐富經驗的陳枝烈老師帶領，以及前教育處長劉鎮寧參與支持。回想起當時每月密集召開的列管會議，從質疑、對話及討論的過程中，我們終於慢慢摸索出一條可能的進路。

及至2018年1月台東中心

成立，擔負起與實驗學校共同協作發展課程的角色。中心的工作分為基本與特色兩種任務，基本任務主要是建立與學校及地方政府的溝通平台及召開會議，由輔導教授入校協助發展原住民族課程，辦理實驗教育成果展及教師專業工作坊，輔導因應實驗教育評鑑的工作。在特色任務上針對不同民族類型的實驗學校，發展K-P的民族教育課綱、教案模組、文化教材、繪本及桌遊等教學輔具。

### 磨合與修正

台東中心成立之初，和實驗學校在想法上有些落差，磨合過程顯得辛苦。例如每校配置一位行政助理，協助推動實驗學校發展課程，初期到校駐點為兩天，其餘時間在中心，

中心的工作分為基本與特色兩種任務，基本任務主要是建立與學校及地方政府的溝通平台及召開會議，由輔導教授入校協助發展原住民族課程，辦理實驗教育成果展及教師專業工作坊，輔導因應實驗教育評鑑的工作。在特色任務上針對不同民族類型的實驗學校，發展K-P的民族教育課綱、教案模組、文化教材、繪本及桌遊等教學輔具。



學校端反應時間不足無法發揮協助功能，希望能將人員配置於學校，中心有需要再召集回去開會或執行任務。另外，中心在擬定年度工作及計畫目標上，缺乏參與制定的過程，學校反而是配合的角色，雙方認知上最大的歧異便是主客的

定位。實驗學校認為應以自主發展需求為主，台東中心名為協作，就該是配合協助的角色，行政助理的調度由學校端作主。

每所實驗學校因成立時間不同，過去推動民族文化教育的經驗，需求自然不同。以本校為例，先前實施以民族教育為本位的課程，僅止於每週1至2節，每學期一個文化主題，主題間並無連貫性。因此，剛開始著重於如何建構卑南族的知識系統，從中彙整擷取重要內容，整理出面向較寬廣且關聯的文化主題。同一時期，需強化教師對卑南族文化的了解，因學校有三分之二的教師是漢人，即便是卑南族，對文化也認識不足，必須透過閱讀相關書籍、田野調查、講座、參訪及對話等方式來充實文化教學的專業能力。撰寫教學活動設計是摻入許多想像，但實際教學就不一定會照著劇本走，學生的反應和問題無可預知，這也正是教學的挑戰和樂趣。目前，學校的文化主題教案實施第三年，在每年的滾動修正過程中，也會開發出新的主題，得到意外的驚喜。像是今年六年級的南王山故事，經由學校老師和部落青年的合作下，把荒廢隱沒於竹林的日

本神社，透過耆老帶領並述說他們在此地的生命經驗，讓孩子重新認識這片土地的歷史，彷彿世代之間的延續。因此，學校在發展民族教育的過程中，台東中心能因應不同的需要提供協助，特別是對於實施幾年的學校，研究其發展的歷程及提供回饋，對於未來如何走下去會有更實質的助益。

台東中心另一個功能是做為一個整合相關資源的平台，提供實驗學校協助。目前教育處設有台東縣原住民族資源教育中心、本土教育推動小組、國教輔導團，台東中心所屬的縣內最高學府台東大學，擁有珍貴的學術資源及人才，可連結學校、其他大學或業界資源，針對實驗學校需求，搭起橋樑。

原住民族實驗教育或者是未來的原住民族學校，是尋找自己的根及自我認同的教育，並非摒棄主流文化，而是更進一步追求身上擁有雙文化能力的教育，找到自信。



由部落耆老及族人合力搭建的涼亭及家屋，於2019年落成完工。



南王山課程大合照。

### 每一族有實驗學校

台東縣擁有最多元的原住民族群，包括阿美、布農、排灣、魯凱、卑南、達悟及噶瑪蘭等七族。原住民人口約占45%，學生比例亦然。台東縣的教育政策目標希望每一個民族至少有一所實驗學校，台東中心也積極協助推動，目前阿美及布農正在努力中。實驗教育當前面臨最大的困境，是學校和家長擔心銜接的問題，國小的民族教育結束後，升上國中又回到以升學為導向的一般教育，許多應在國中青少年階段學習的內容就中斷了。以卑南族而言，少年會所中年齡階層的訓練，基本上以國中生到高中生為主。舉青少年男子必須具備蓋Takuban（少年會所）的這項能力為例，國小低年級以圖畫為主，讓孩子觀察

建築的外形和特徵，中年級以竹片拼貼出構造，及至高年級則練習用竹篾建造模型。但是要真正建造出Takuban，必須到國中以後，因為無論在身心都較為成熟，也能夠符應卑南族文化的適切性。

蔡英文競選第一任總統時，即對原住民族教育總體政策理念做出承諾，要建立原住民族教育體制，維護教育、文化之權利。上任後也具體看到改變，去年大修的《原住民族教育法》第1條指出「保障原住民之民族教育權，以發展原住民之民族教育文化」，同法第5條也明令政府應「建立符合原住民族需求之教育體

系」，且第11條亦提及「各級政府得視需要設立各級原住民族學校」。目前，原住民族學校法也在推動立法中，盼望此法能為現在的原住民族實驗學校找到進路。

### 找回認同與自信

過去幾十年原住民所接受的教育，是一種遠離自己族群的漢化教育，這是教育的不正義。今天，原住民族實驗教育或者是未來的原住民族學校，是尋找自己的根及自我認同的教育，並非摒棄主流文化，而是更進一步追求身上擁有雙文化能力的教育，找到自信。自信的孩子，就有嘗試各種挑戰的勇氣。在這條路上，實驗學校和台東中心是互相信任和長期陪伴的夥伴，相信在越來越有默契的基礎上，台東的原住民族教育能夠重新得力。◆



**Ciwciang Sawawan**  
洪志彰

卑南族，台東縣卑南鄉初鹿部落人，1963年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台東大學學校行政碩士班畢業。曾任行政院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會委員、台東縣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主任。現任台東縣台東市南王國民小學校長。